

蘭亭續攷

官



蘭亭續考

王逸少歿垂二百七十年而所書脩禊敘自人  
閒復歸御府又近二百七十年而自昭陵復出  
人閒後百三十餘年而定武石本始傳於世又  
後六十餘年而石歸

天上又後二十年而復失於維揚自是百餘年  
閒士夫所藏真贋相雜矣惟嘉禾俞壽翁以酷  
好精識之故家有此帖數十多渡江以前中山  
摹拓之舊因次第其所藏與所見粹爲一編以  
續桑氏之考抑可謂太清而不俗矣余嘗怪昔



之善書者如漢之蔡中郎唐之顏魯公率爲人  
忌嫉不得其死而本朝坡谷二公亦流離困躓  
於嶺海之外絕藝之足以累人如此彼右軍者  
顧乃生都顯名衆所歆慕誓墓辭官卒以樂死  
雖與元司馬竝世而不與達空函者同科遺墨  
流傳復無蘇黃禁痼燔削之禍歷十二朝自天  
子至於庶人莫不愛重所遭乃爾絕藝果足以  
累人哉然文皇所儲丈二之軸至三千六百紙  
而更六百年復古殿中所存纔兩行耳今

僊馭上賓五十六載所存兩行又不知其安在  
則右軍真跡遂絕於世矣雖他帖之傳尙十百  
然皆不得與蘭亭比矧臨摹刻畫大抵失真則  
壽翁於此寶藏折衷以示後人亦志據依游之  
一助未可以玩物而疵之也披攬再三遂復題  
其卷首淳祐壬寅小寒節後五日蜀人李心傳  
序

蘭亭續考卷一

柳氏書竹青氈堂摹宋本

吳山俞

松集

繭紙鼠鬚真蹟不復可見惟定武石本典刑具  
在展玩無不滿人意此帖所宜寶也

右紹興癸丑歲

高皇賜鄭謚本有

御筆復古殿書四字下用御書之寶  
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世傳太史箴大雅吟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

亭記皆逸少奇蹟而太史箴大雅吟不復  
傳黃庭雖有本然殊不類似後世依放而  
託之者遺教經又訛缺過半獨樂毅論字  
完正精勁絕出此本藏於毘陵高氏云始  
得之石城已亾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卽  
其真也其後或見其石者以爲元玉高氏  
子弟以火試之今遂破爲數段石蓋楚石  
堅瑩似玉而畏火予亦嘗見之然物之不  
幸有如此者亦可嗟也蘭亭記傳者尤多

行草不一竟未見其正本嘉祐中侍官陳  
畱得集賢胡公謹家本觀之與世之傳者  
不相類而字勢奇絕非後人所能爲然予  
不知公謹果何從得之也治平乙巳予歸  
毘陵又獲瑯琊模本而字體乃與公謹所  
藏悉同其後有永陽守杜符卿題云蘭亭  
記自永嘉之亂而亾其石刻今存於定武  
李氏李氏初亦不甚祕而今無能見之者  
惟府帥下教或得墨本一二而已於是予

蘭亭續考卷一  
乃知公謹所藏蓋定武李氏本也杜守真  
可謂好事者然其傳模非良工僅存梗槩  
而失其精神遠矣聊識而藏之然不知異  
日果能得李氏正本否四月壬辰南陽子  
厚題於山軒南齋

杜守云蘭亭記永嘉之亂亾其石而  
張彥遠書斷云右軍脩禊事時三十  
三歲揮毫製敘於時寶之貞觀中入  
於內府文皇帝令榻書人趙模韓道

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  
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後以玉匣盛  
貯隨葬於昭陵然永嘉之亂乃是惠  
帝惠帝蒙塵辛未歲至穆帝永和癸  
丑歲相去四十二年豈非傳之誤耶  
因誌於此用祛羣惑耳治平乙巳中  
元日閑閑堂記

右魯子學本後歸沈虞卿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

蘭亭續考卷一  
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閒  
矣元豐二年上巳日寫

東坡跋官本法帖

蘭亭敘世閒本極多惟定本者最佳且有東坡  
先生跋證可爲雙寶張氏其珍藏之辛未  
孟春中休日賀方回云

此蘭亭乃定本也今亦罕有賞歎無已元祐辛  
未仲春十八日田晝楊書思趙滂

始鄒正言

浩

赴貶所其友人告之曰使君官京

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海之外能



死人哉友爲誰田晝是也蘭亭佳無說蘇  
子瞻賀方回人所共識繇田君求楊趙又  
從可知也淳祐四年夏至日長樂潘枋

右一本自東坡而下四跋藏俞松家  
劉郎無物可縈心沈迷蠹縑與斷簡求新不獲  
狂時發自謂下取且謾眼猗嗟斯人今實  
尠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跽  
閱墨皇三復返

右米元章題劉涇所收唐絹本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  
無足珍敘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  
如神助畱爲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  
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  
形終可祕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班有  
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說紛紛那有是  
右米元章題永徽中樞本

予爲兒童侍 先君旁嘗聞與客論蘭亭詩敘  
惟取定武本爲最真予初不悟此說今老

矣學書無所成信知蘭亭詩敘不可以水  
墨積習也此軸迺侍郎王彥昭文房物觀  
之使人健羨是尤可珍也丹陽蔡肇天啟  
題

右李鳳山所藏本

先君所藏定本脩禊敘愛之甚切今觀此刻宜  
在季孟之閒紹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吳  
吳說跋

右王岐公本藏俞松家

嘗聞之於工部外郎薛伯常曰蘭亭自唐太宗  
刊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本爲  
貴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侍其先  
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刊一本易民間太  
宗本以歸薛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  
長安薛家本爲貴道祖又畱刊一石在使  
宇畱刊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  
石只定武自有二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  
太宗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

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  
一間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真薛家好本也  
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  
記者爲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  
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  
和之閒已取歸汴京龕在

宣和殿上靖康丁未燕人載歸沙漠嗚呼  
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  
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

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  
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謹書

右藏俞松家

王羲之蘭亭敘詩真蹟唐貞觀中御史蕭翼就  
會稽僧得之詔內供奉摹寫賜功臣時褚  
遂良在定武再撫於石真蹟復入昭陵世  
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寶定武本當時  
印取已多缺去會字此石宣和閒又歸內  
府亦不復見矣今古摹刻響榻奚翅數十

百卒非識者眼中物按張彥遠法書要錄  
云羲之復書此敘凡三十終不類初以是  
知無心之妙亦不自知也能造此理可以  
學道僑寓南安觀知白所藏定武真本旅  
愁頓解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唐卿  
謹識

右本藏越僧處

王性之家蘭亭云是唐人所臨後有建中押尾  
建中乃李西臺名也以予觀之落筆結字

皆是西臺法度此帖爲西臺所模者無復  
疑焉陳長方齊之書於唯室之東雲巢

右李西臺臨本藏俞松家

翰墨風流冠古今鷺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

昭陵朽刻石猶能直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懶拙翁

米元暉在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航之北窗跋致柔定武本桑澤卿考中已載

右藏俞松家

昭陵一入見無從鐫石猶將贗本供八法典刑

今在此華山天外立三峯



不須苦恨厭家雞自是鹽車後月題弄筆數行  
書紙背莫教人喚庾安西

此甥此舅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投大似曹溪  
付衣鉢臨池他日看銀鈎

吾友胡少明宮教以王文正家所得  
蘭亭敘惠其甥王立之定武石刻屢  
經牧守私易此本信非近年樵榻失  
真者所能髣髴也紹興乙卯上元日  
閩人陳長方齊之題於笠澤寓舍

庚申二月復借此本參訂程光祿滕  
康樞密家所得本此石實與滕氏所  
藏同出一轍

柳子厚躬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  
示孟崙二童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  
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

右三詩三題竝陳齊之筆王沂  
公本李秀巖有跋藏俞松家

平生三見唐人模本蘭亭敘一是泗南山杜氏

木刻者一是周延雋家本一是蘇中書家  
唯蘇氏本冠諸家本其傳撫不失真處決  
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爲斲血指汗  
顏模書手未免有之

右陳齊之評唐人模本

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  
次年移南陽薛氏子咳以此贈行建炎己  
酉承乏鄉部遭里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塘  
吳說傅朋題

傅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  
氣凜然紹興中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

敦儒題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

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

沈虞卿題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  
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真

刻無疑

沈虞卿再題

蘭亭敘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

刻工各有精麤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  
筆意彷彿尚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  
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  
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

余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  
雖祕府之藏亦未免雜贗也紹定癸巳脩  
禊之月舟過禾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  
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爲真也此軸  
本吳傅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

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  
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  
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

右一本六跋沈伯愚所藏本

唐太宗既獲蘭亭敘乃命馮承素趙模諸葛貞  
之流鉤模以賜近侍令褚遂良檢校而董  
之今嗜古好奇君子尚有祕傳當日賜本  
近見一本已歸御府矣神物護持斯爲萬  
世不朽之藏廣宇閒石刻莫可勝紀悉以

定武爲最善此蓋是也紹興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懶拙老人米元暉書

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兢昨兼見任職事一日

太上徽皇各賜蘭亭敘石刻一本其下

御筆書云康定二年進尚是定州所貢今觀是本政與向來所賜同今不易得宜珍祕之紹興壬申春二月六日保大騎省雲來徐兢題

定本蘭亭敘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蓋  
故家所藏米徐二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  
僕因而識焉幸矣淳熙辛丑閏月晦日唐  
季度題

右一本三跋藏俞松家

蘭亭禊飲敘草號右軍法書第一真墨入昭陵  
宣味 虞褚輩所臨典刑猶在散落人間今復數  
百年鉤榻旣多真贗轉雜濃輒過肥纖或  
病瘦偏勁露鋒規媚傷弱工不勝拙當時



無復見右軍大成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  
集晚游都下蘭若得本於老書生云清獻  
趙公少年學書定武本一見驚喜取較他  
本果勝不誣遂以壓卷魯直嘗跋蘭亭有  
云摹寫或失真肥瘦亦自成妍要各以心  
會其妙處因題所集曰蘭亭會妙紹興辛  
巳元夕後一日魯長卿書

右藏魯子平家

蘭亭爲書法之祖南中模放幾數十本終不若

蘭亭續考卷一  
定武者之勝今觀此軸刻畫與使墨皆有  
佳趣決知其爲定武者也然較之予所收  
者墨色勻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  
當寶藏蓋書法盡於此矣石湖居士書

右范至能跋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  
淮陰非近時習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  
書云山谷謫黔泝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  
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絕云予

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  
寄聲山谷楊萬里

右楊誠齋跋曾氏本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鳳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敘而不錄後世以絲竹管弦爲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僞妄之

作則信而不疑是蓋微瑕棄玉而以玉表  
重珉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  
邪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  
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右軍期望  
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爲仲威言之紹  
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必大書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  
尤延之王順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  
月五日必大題

唐太宗始得脩禊敘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  
正榻本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  
各自臨摹繇是流傳人間今

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亾矣

皇諸孫

臣

善鑲好古博雅得紹興

宸奎寶藏之屬

臣

必大記其後必大嘗伏

讀

御製

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

美此敘無慮數四旣曰測之益深擬之益  
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

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  
軍揮毫製敘用蠶繭紙鼠鬚筆迥媚勁健  
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  
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  
大成方

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爲日課乃知二  
聖心畫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  
復生將云非恨 陛下無臣法恨臣無

陛下法爾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少傅觀文

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臣周必大謹書

右三跋周益公題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於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閒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缺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劊損也更當考

讀事紀卷一  
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樓大防

跋王伯常本

薛道祖名紹彭向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  
爲莫逆之友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  
法書名畫亦略相埒今有清閔堂帖名字  
印章瞭然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棣

近以伯父揚州所藏襖敘問清閔爲誰誦

所聞以告之樓大防

跋清閔居士本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肖各有其寶余有淳  
化閒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



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  
丙文右選之有文者樓大防

跋黃子耕本

右三跋樓攻愧題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俯仰之間  
已陳跡至今此帖尚如新

右楊誠齋題袁起巖本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  
於營妓家樂營吏號何水清者見而識之  
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畱於公帑

蘭亭續考卷一  
世謂之定本後爲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  
和中有

旨取舊石置

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  
殿中遂得此本閒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  
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所護持因書所聞  
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  
榮芑書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智永

所模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閒歸  
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薛道祖別刻  
畱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  
其三斷字差瘦得於脩城役夫後藏康伯  
可家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  
云嘗從使北聞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  
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舒元輿牡丹  
賦併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  
三日右北平榮芑題

右榮次新二跋桑澤卿考中已載其  
閒三斷石本今藏俞松家李秀巖題  
跋在後

蘭亭皆以定武爲貴其實有三各不同始慶歷  
中宋景文爲帥得唐石本匣藏庫中至元  
豐中薛居正爲帥惡摹打聲乃刻別本置  
譙樓未幾其子紹彭又別刻易元石歸長  
安蓋道祖嗜古工書臨摹盡善二本皆出  
定武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

父子所刊者則謂之定武本可也大觀旣

詔取元易石本龕置宣和殿靖康時岐陽

石鼓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存後

人所在摹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劓

損取況之說紛紛不一皆未足爲證多取

他本較出自然萬萬不侔余亦嘗以後凡

所見參攷兼見楊槃齋所藏薛道祖籤題

本與此無纖毫異故知此本爲定武者無

疑淳熙丁未仲冬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

右玉照王仲言所題本

定武蘭亭敘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  
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  
和閒歸

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敵騎焚維揚  
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  
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  
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

前輩論定武蘭亭石本風流秀潤骨肉相稱視

其筆意右軍清真氣韻冠映一代猶可想  
見今觀此帖寧不信然己未中冬武夷詹  
體仁

永和歲癸丑羣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  
丹青右軍草禊敘文采粲日星選文乃見  
遺至今恨昭明字畫最得意自言勝平生  
七傳至永師襲藏過金籙辨才尤祕重名  
已徹天庭屢詔不宥獻託言墮戎兵妙選  
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譎詭盡萬狀徑取歸

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敕六丁文皇好已  
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  
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善遂  
以鐫瑤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扃耶律  
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氈裹載  
輜駟帝犯旣北去棄與朽壤并久乃遇知  
者龕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閒此石歸紹彭  
又言入

內府宣取恐違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



東漢  
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

得者輒相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

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覩

喜失驚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

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

評硬黃極摹寫唐人苦無稱贗本滿東南

瑣瑣不足呈猶有婺與撫砒砒近璜珩右

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摹且手追安能

效筆精響榻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

其意到手隨縱橫況我筆素拙何繇望羣  
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  
著語安敢輕孤風邈難繼悵望冥鴻征攻  
愧題汪季路本

悵望當時真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稱合作  
誰能有感斯文

定本爲世第一此又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  
向來不直一錢攻愧題袁起巖本

東遊登會稽祇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

訪此碑不知處閒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  
者絕難遇曾經耶律氈裏去至今邊塞猶  
知慕時將一二餽北使持歸往往快先覩  
未知玉石真在否要比江南終近古他日  
縛取呼韓作編戶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  
君王乞此碑打向人間莫論數

攻愧題羅  
春伯本

余三爲蘭亭作詩姚江施令尹家  
世好古所藏定本略與季路者相  
似披玩不已欣然爲題其後四明

樓鑰

慶元戊午詹阜民子南趙師夏致道與武子以  
是日脩故事於此地武子出示同觀相望  
八百四十有六年矣懷想風流爲之慨然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  
堪作什麼識者一開卷已見精麤或者推  
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  
史不肖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  
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

日笠澤陸游書

莆人陳讜正仲借觀於越上齋宮是本真定武  
二三百年前本也宜珍藏之嘉泰元年八  
月初八日

嘉泰元年八月上休日南豐曾喚茂昭觀於越  
之棣華堂

常叔度徐淵子同觀於西湖張園壬戌四月廿  
四日是日微風小雨

嘉泰壬戌冬至後五日林成季周南朱鼐趙汝

蘭亭續考卷一  
謚朱元紘滕宓別盱眙施武子於虎丘同  
觀書畫武子弟寅宏

往見定武蘭亭後有畢少董所題與此正同真  
奇物也甲子七月二十有三日關中張嗣  
古敏則

曩年沈揆虞卿蓄蘭亭敘刻凡百餘本予嘗見  
之要各有所長而以定武刻爲冠予問沈  
何以別其爲定武本沈以斲損湍流帶右  
天字爲驗今觀王順伯跋云未斲損前本

尤可貴重則是沈之前說尚未盡也。以是知見聞不可不博。開禧丁卯正月望題倪正甫。

李真德秀任希夷同觀嘉定癸酉中冬二十五日玻瓈泉上題。

定武禊敘有三曰肥曰瘦曰五字損本予皆舊藏焉。今又得此肥本於施武子。因以識之。嘉定戊寅重九日古汴向水若冰甫。

右不損本自王順伯而下十三跋藏。

俞松家

鄱陽洪景盧

梁溪九延之

東平范東叔

括蒼梁昭遠

三山黃彝卿

丹丘謝子長

延平鄧千里

長樂黃邕父

霅川倪正甫

淳熙丁未夏孟六日觀於羣玉亭

祕

書省印

括蒼王誠之將命出使三館之士餞於史退傅



北園樵李沈虞卿出此書示坐客同觀者  
凡十四人鄱陽洪景盧邁

錫山尤袤延之  
三山高子雲曇

無諸黃倫彝卿  
山陰莫叔光仲謙

蜀范仲藝東卿  
括蒼王信誠之

延平鄧駟千里  
濟陽李巘獻之

長樂黃唐邕父  
渠江王叔簡敬父

吳興倪思正甫  
臨江羅點春伯

右一本兩經題名藏俞松家李秀巖

蘭亭續考卷一  
題跋在後

上卽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  
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然非舊刻也顧  
脩程萬里犯暑馳驅而歸橐有此亦可喜  
也後三年來守吳門遂以頃歲所得別本  
裝爲一卷北望故都回思經行之地撫卷  
慨然因書於卷後紹熙壬子仲冬四日揆  
題  
右蘭亭脩禊敘劉餗嘉話云蘭亭敘梁亂出在

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  
晉王卽煬帝也僧智果借榻不還後果死  
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模本喜  
甚使歐陽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  
正觀中榻十本賜近臣世言遺蕭翼詭計  
取之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發唐諸陵  
蘭亭復出人閒世所傳樵刻本極多而獨  
貴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  
筆意者是已此刻是定武舊本慶歷中韓

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  
求之迺埋石土中刻別本以獻李死其子  
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  
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留於公  
帑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帥攜石去其子  
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  
始納之

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  
北或云道祖於定武舊本劓去湍流帶右

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別刻本剽去此  
五字未知孰是尤延之云此舊本蓋道祖  
未剽去之前摹拓者尤可愛重也延之平  
生所見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樵李沈揆  
題

右二本沈虞卿題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其一得於王沂公家此本  
是也揆爲太學正時同舍生章澥爲余得  
之其族人家今二十有一年矣撫卷感慨

豈惟山陰勝游成陳迹而已哉紹興癸丑  
正月十日書於姑蘇郡齋

右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唐硬黃紙雙鉤蘭亭敘字皆率意爲之咸有褚  
法必馮承素之流所榻寫本無復可疑此  
書當下真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道也昔  
南宮米舍人芾元章書史有云樂毅論天  
下正書第一蘭亭敘行書第一也縫有半  
書印乃米氏寶晉書印後有忠孝之家印

卽吳越錢氏印及有趙景道進德齋印蓋  
已經名公鉅卿賞鑒矣乾道二年中元前  
一日獲於錢塘故人杜可升升之因手裝  
於行在祥符寺張堯臣跋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爲尤甚  
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爲稱首永以  
爲訓不可復加然精麤真僞在當時在後  
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  
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

後荅之初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  
迺爾耶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  
猶未遠相傳以敘草爲遺蹤之冠太宗寤  
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  
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  
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  
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又得之二說不同  
則此敘真蹤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  
獲見硬黃響榻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



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  
詔所攷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  
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摺精神至  
石晉時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於殺虎林  
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耶  
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刊一石咄  
咄逼近而摹思差劣識者謂之贗本時人  
鮮克致譽而墨本茲焉可疑宣政初薛紹  
彭易定武石歸藏於家敲刷過多駸駸剝

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別鐫其致疑滋甚  
二百年閒博雅君子家摹而戶刻之無非  
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駁乎無以議爲  
而精緻者得其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  
者爲疑又將如何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  
的雖明弩秋毫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愒乎  
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閒爲博士日得是  
本於定守之故家攜歸祕篋示爲子孫矜  
式淳熙中闖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爲鬻

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爲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畹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砥砢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爲王承規舊本也因驗諸易得卦之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蓋始焉同於槐堂而中也異於鬪析初九曰悔凶勿追自復蓋幾爲鬻碑負之而走幸終歸於我上九乃曰羣疑凶也蓋家傳

蘭亭集序卷一  
之可信而絕無所謂數者之疑吁合極而  
睽睽極而合至理所存非偶然者謹薰沐  
裝軸永爲青氈之藏抑當思其信以守器  
之誼則其傳斯無忝爾嘉定己巳中秋鄭  
价裕齋誌

右二本二跋鄭雙槐本藏俞松家

蘭亭博議子友桑君澤卿所輯也予挈故書入  
山陰結廬茂林脩竹閒訪問王謝諸人遺  
躅但見壑流巖秀雲物興蔚而已旣而於

屋東得鄰土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閒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字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攜博議見過予驚且歎曰此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爲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召爲侍中尚書皆不拜又擢護軍將軍仍不就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尚子平之

意縷縷書辭閒其識字度量似非江左諸  
傳所可及天若有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  
司徒叔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研精  
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何其不知右軍  
者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固不  
復云獨愛我澤卿續燈詩書之系膏肓大  
雅之傳凡所考訪一一詳的直有括囊流  
略苞舉藝文編該細素殫極上墳之意因  
以此敘博議且以策兒曹之苟簡鮮工云

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書

右藏楊叔憲家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鄰人湯升伯過童道人  
許見此禊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  
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  
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  
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天下能事無有極其至者袁昂謂右軍之字勢

雄強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歷代寶之永以  
爲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南王廙又衛夫  
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嘗臨學同時  
有荀輿字長倩寫狸骨帖右軍自謂不及  
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法盡廢  
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  
始亦可恨也今官帖中有張芝章草帖皇  
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廙上表二  
首其筆高絕具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



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衛長倩王洽謝安珉珣諸人皆妙於此故蘭亭不見稱於晉而至隋唐始顯爾癸亥六月九日白石書是日天乃大熱

右一本姜堯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  
李秀巖有跋在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

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必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刻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可爾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旣自具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

乃知當時眞贋混殺久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子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甫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蕭千巖所藏本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爲先君道定武脩禊敘刻頗詳薛之伯祖師政嘗帥定謂初得此

刻於定之殺虎林後置郡廨歲月久矣薛  
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摹打有  
聲自刊別本畱譙樓下多持此以授覓者  
蓋先後已二刻居亾何薛之子紹彭私又  
摹刻易元殺虎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  
殆薛父子所重刻二本爾政非舊物也然  
好事稽究源流次第真贗各據所聞以定  
勝否年來有劓本之說謂薛所得殺虎林  
本欲以自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劓

一二筆私以爲記又有取況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紛紛之論莫知孰是然予獨信者薛蓋其家親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於薛氏父子所重刊者耶抑所挾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他也今觀順伯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語劓本取況之說爲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隨羣嗜此所蓄益未敢信是夫以右軍平生得意書

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不必苦較計毫釐疑似之間予自此更當訪佳本以求正於順伯云

袁起巖題王順伯少卿本

頃歲有薛氏子爲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亭帖三本始末語與前輩略同去春予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距今歲月滋久本旣弗一好事者說亦紛異然物之珍謬雖相去毫釐吾人一具眼目少加訂正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季路所藏一

見知爲至寶物也以肥瘦別定本先後本亦是要論余畱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渾厚已不可及其閒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旁石紋自然皴動如輕烟籠染技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粉紋此尤不可僞爲前歲見范

元卿所藏渠卻未深信肥本人固各有見也尤延之領襲博雅定武古本偶未得刮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余雖隨羣嗜此而所儲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遺然必求有以顏顏於尤沈王汪之門可也

袁起巖題汪季路太博本

富沙袁說友敬誦蘇富諸鉅公題跋注想典刑如生乎其時也輒冒不韙書歲月於下方

袁起巖題  
唐人臨本



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脩禊羣賢集合毫欲下  
意已先媚日暄風佐搖筆當時一筆三百  
字但說斯文感今昔誰知已作尤物看流  
落人閒天上得天高地遠闕不示僅許一  
二翻摹勒忽然飛上白雲俱徑入昭陵陪  
玉骨識真之士已絕少真者一去歎難覓  
紛紛好事眼空眩只把殘碑慕真蹟蕭郎  
裏去明真屢定武傳來方甲乙如丁如爪  
辨形似不豐不露分肥瘠人亾無復見風

流謾費精神疲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古  
貌古心成古癖搜竒日富老不厭如渴欲  
飲飢欲食牙籤軸不止三萬集古已多千  
卷帙有時瞥眼道旁見倒屣迎之如不及  
平生著意右軍處竝蓄兼收一何力賞音  
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  
渾一點明月一輪雲半入是中元不礙真  
趣氣象典刑尤歷歷知我罪我春秋乎政  
爾未容言語直我方隨羣厚其嗜門戶弗

強才僅立幾年冥搜政無那剩欲流涎分  
半席閱公善本三四五不覺長歌書卷側  
羲之死矣空費公家九萬牋安得斯人寫  
金石

右三跋一詩袁起巖題內所題王順  
伯詩本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予嘗觀歐陽文忠公題是書是知真本已葬昭  
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  
畫皆剔取金玉而委棄之於是魏晉以來

諸賢墨跡復流落於人閒我宋

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爲十卷俾模傳之  
特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淳化法帖  
是也獨蘭亭真本亾矣自唐以來傳本雖  
多皆以所藏舊本轉相模傳失真彌甚而  
皆不同閒或得其一二爾此本光朝頃得  
之於表兄羅山宰王敬子蓋其奉使北庭  
歸以爲贈藏之踰三十年矣嘗以諸本校  
其優劣獨此爲冠今所謂定武本者是也

故特寶之以爲楷式因知傳刻者尚爾造  
妙想其真蹟宜如何哉嘉定十六年歲在  
癸未六月望日樂靜居士永城劉光朝明  
遠跋

右藏俞松家

禊帖趨唐乃有湯普徹趙模韓道政馮承素楊  
本皆不如永禪師褚河南所臨惟柳誠懸  
自用柳法作大字雋奇特甚今工部公所  
書生氣凜凜儼然魯公柳莫及也公在

高宗臺閣

孝宗省曹名節論議彝獻典刑皆足以標  
準

兩朝儀刑諸老而一本諸學晚來東臺訪  
舊事風流聲采猶被晉人士清哉孫踐世  
官拜遺像清白雅亮挺挺祖風顧瞻棠陰  
遺越以琰一香世世如彼渚蘭乃若哀上  
祖以來書導自義獻二十八人直可陋視  
方慶嘉定十二年八月日高似孫書

右高疎寮題喻工部樗所寫禊敘

之茂爲兒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常見几閒卷  
舒蘭亭會妙喜動顏色抱之茂於膝上指  
示且曰此王右軍蘭亭脩禊敘草也筆意  
精妙於時寶之劉餗蘭亭嘉話云蘭亭敘  
自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借得之  
隋平陳或以獻諸晉王卽煬帝也僧智果  
借榻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  
秦王時見模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武德

二年入秦王府正觀中榻十本賜近臣世  
言蕭翼取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之亂  
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閒世所傳模刻本  
極多而今獨以定武爲貴者自山谷始所  
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歷中韓魏  
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  
之迺埋石土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稍  
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得  
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畱於公



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攜石去其子紹彭  
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  
之

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  
北或云道祖別刻本劖去湍流帶右天五  
字又云劖去者別本也今此數刻字皆全  
又云此皆未劖去之前模本也傳刻旣多  
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真蹟已千百年  
不可復見矣故題之曰蘭亭會妙之茂痛

念先祖誨言時已七十年矣遺墨如新不覺感愴墮泪遂書於後

右雪邨魯伯秀跋家藏本

孫叔詣參政以所被賜本刻石會稽而薛嗣

昌所得長安崔氏本亦刻在浙東倉司

柳公權楷書禊敘改天郎爲天融不知何意

右二說秀巖李先生筆記

蘭亭續考卷一

蘭亭續考卷二

吳山俞

松集

魯氏此帖藏之百年而壽翁表出之非篤好何

以至此後山陰脩禊之八百六十有九年

中冬月上朔日蜀人李心傳觀

淳祐初年  
題魯雲林

所藏  
本

董承旨者名誠劉信叔子壻也劉氏世爲貴將

則此帖繇來可考矣鑱去五字所傳亦不

同昔右軍旣書此文甚自愛賞更書之無

能及者則謂蘭亭不見稱於晉恐未爲確  
論也摩抄墨本尚爾況其真蹟耶淳祐辛  
丑歲十有一月庚子哉生霸越六日乙巳  
秀巖老人李心傳題

姜堯章所藏本

紹定之季歲予罷史職歸巖居春三月過禦溪

沈虞卿侍郎之孫提舉君以家藏禊帖似

余求識其後秋九月過梁溪尤伯晦仲晦  
方里居邀予與蔣良貴共飯日加巳巳速  
客席閒設大几錦標玉軸堆積其上余雅

聞遂初圖書之富也亟起觀之則多元老  
鉅儒所嘗鑒賞者良貴拔其尤者謂予各  
題數語觴每行趣輒更一二軸遲明飲散  
予遽解舟今不憶所題若干焉亦不憶有  
無禊帖在其閒也淳祐初年小寒節前五  
日俞壽翁走价以此帖示余實沈貳卿於  
羣玉暨史園兩嘗出似坐客者而尤公遺  
墨在焉其爲定武真帖不疑矣前後同觀  
者十有六人大抵二熙名士其閒蓋有出

處與隆替對者自是右軍輩人物書翰其

一也後之覽者又當有感於斯文陵陽李

心傳書

洪內相所題本

俞壽翁寄似禊帖四皆定本也但筆蹟微有肥瘦之不同爾聞諸前輩謂此石將歸

天上好事者疊紙以拓之紙在上者字微瘦理宜爾也此帖差瘦勁余一見之便覺與沈貳卿家本相類視壽翁所評亦然因識其後淳祐元年冬十有一月乙巳研溪

李心傳 劉明達所藏本

此帖嘗經

思陵賞識無復可議況後有驪珠三十六  
耶

思陵本敦黃書後以僞豫遣能黃書者爲  
閒改從右軍而紹興之初筆勢已如此乃  
與戒石銘字體頓異殆天縱也鄭謚寺人  
中之麤能詩者

上雖以此帖畀之未幾屬韃之除復以其

交通士大夫而止蓋畏公議如此後百有

十年承議郎

臣

俞松以示前史官

臣

李心

傳因憶傳舊聞龔識其後

高皇賜鄭誥本

此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意象殆二人初相見  
時也或謂當作老僧蒼皇頰印口吐而不  
能合之狀迺爲真失蘭亭爾昔政和畫學  
以午陰多處聽潺湲命題衆皆作清流激  
湍而聽者坐其側最後納卷者獨爲藤蔓  
膠鞮樹影正中而有人屬耳於崩崖亂石



之間

上攬之以爲真聽潺湲者遂除畫學錄然則摹寫之工固不在乎泥其蹟母亦對談之頃而蘭亭已落吾度中耶壽翁試評之淳祐二年春正月甲午雪濱病叟書

江南

蕭翼取蘭亭圖

余嘗評壽翁四禊帖以瘦本爲勝後見周益公之說亦然壽翁復以二帖示余亦瘦本也沂公作相時定武石似未刻豈其子孫所

藏耶淳祐壬寅歲雨水節雪濱病叟李心

傳書

范文正公所藏本

余旣題此帖後五旬有一日壽翁復以示余友  
復觀之眞善本也以集古錄考之當嘉祐  
中定武民間石刻已出但未入公廨爾然  
世傳薛紹彭易之以歸長安後其弟嗣昌  
獻諸

朝今觀嗣昌大觀初題識乃以爲得長安  
崔氏所藏眞蹟而刻之則又非定本也蓋

薛本幸存於靖康北狩之日而復逸於建  
炎南渡之時自是絕跡矣今壽翁訪求至  
十數帖而未已其殆有蘭亭癖耶心傳嗣  
書 再題范文正公前本

集古錄所收蘭亭四刻王沂公家本纔居一爾  
而沈陳二跋咸稱焉或疑其有一誤然沂  
公家自有石則摹傳宜不止此但渡江之  
後所存絕少滋爲可愛爾虞卿鑒賞甚精  
茲壽翁所以爲據也歐公錄沂而舍定政

謂其纖毫無異不必竝列爾非有所輕重也淳祐壬寅歲清明後五日蜀人李心傳觀歐陽文忠公所藏本

此帖信美矣唯室以爲王沂公家本蓋有所授第併指定武石刻則似未深考耳歐陽公旣敘沂本而繼之云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無異故不復錄然則二本皆佳也奚必以定本爲貴哉唯室紹興名士也余嘗得其步里客談

一編今又見其三詩風流可想矣淳祐壬寅歲季春之四日雪溪病叟書

王沂公本

德壽臨蘭亭世所藏者不一而垂針蟹爪之體各具真

宸筆也但摹刻者視真蹟爲稍腴耳嘗聞普安恩平宗藩竝立之時

上各賜以所臨蘭亭而批其後云依此進五百本其後

重華書七百本上之而恩平訖無所進蓋

懃怠之分天命之所以去畱也書帖云乎  
哉淳祐二年脩禋日承議郎臣松以真蹟  
示臣心傳龔題其後

高皇御書臨寫本

壽翁以三禋帖示余其末用青社忠臣曾孫之  
印蓋曾威愍家所藏也威愍建炎初帥京  
東死國難余聞定刻以瘦本爲貴而此首  
帖特秀潤昔歐陽文忠公評李陽冰忘歸  
臺等諸碑謂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欲  
合故多瘦細時有數字筆畫偉勁者乃真

蹟也然則此帖殆亦活石所刻但摹打有  
先後故潤瘦不同耶反復視之滋爲可愛  
其他亦不足較也淳祐壬寅歲北至日秀

巖李心傳審定

曾公序所藏賜本公序爲  
京東帥之死難也博士錢

菜謚曰剛愨執政  
慊之乃改曰威

論漢魏以後法書東晉爲第一就晉人論之右  
軍又爲第一右軍遺墨流傳至

國初者尚數十紙而蘭亭臨本特爲士大  
夫所稱余嘗見壽翁所藏蘭亭石刻凡十

餘而此最後出蓋曾魯公家故物也定本  
始見集古錄中後六十年乃歸

御府魯公所藏豈其居揆席時與歐陽公

俱得之耶或謂右軍風流人物與謝太傅

自是輩流不應專以筆札之工爲貴余謂

有如此人作如此字乃所以爲第一宜壽

翁之寶藏而無斃矣淳祐橫艾攝提格臯

月幾望雪濱病叟李心傳書

曾魯公所藏本

定刻得薛氏父子而顯觀道祖臨帖殊可賞愛



豈心誠求之之故蘭亭自入渠筆端耶如  
未能然匠意經營終不近爾帖藏卞山已  
久今乃入於禦溪歐陽公謂物常聚於所  
好者是也淳祐二年孟秋九日雪濱病叟

李心傳題

薛脩撰道  
祖臨寫本

此榮氏賜本真定刻也但次新謂慶歷中宋景  
文帥定武得此石畱於公帑則小誤景文  
鎮中山在皇祐中墓碑可考建炎初宗元  
帥守汴都得此刻致之維揚

行在渡江時失之自是絕跡余嘗讀洪丞相隸釋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但以書之工拙爲斷此帖旣佳而其來復有自非壽翁篤好之未易致也淳祐二年八月端午書

濱病叟李心傳書

榮次新所題賜本

王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熙閒爲第一所藏諸禊帖尤遂初極稱之袁起巖所賦茲其一也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其然耶其未必然耶壽翁試評之淳祐壬寅歲

秋八月哉生明霽濱病叟李心傳書

袁起巖賦

長篇題王順伯所藏本

壽翁以此軸示余石既中斷故缺十六字字亦

瘦勁榮次新所謂第三本也康生朔南徧

歷至乾道閒尚存此帖未知何時歸卞山

今又易主蓋余行四方所未見者滋爲可

貴也淳祐次年龍集攝提格旻天中月皇

極之日霽濱病叟題

葉石林所藏定武斷石本

王右丞所畫蘭亭圖

蘭亭續考卷一  
祐陵標題仍書何延之所作記於後逮今  
百三十三年矣爰自火龍騎日以來

天上圖書散落人閒不知其幾其至江左  
者僅毫芒耳臣松得之以示臣龔攬流涕  
記中數字殆是筆誤讀者以意屬焉可也

王圖已經睿鑒故不復論淳祐三年白露  
節日前史官臣李心傳謹記

徽皇御題王  
維蘭亭圖又  
御書何延  
之蘭亭記

祕府藏

祐陵書百餘軸臣三入承明備見之矣大抵政宣閒所賜臣下親筆也紹興日歷載高廟聖語云近有進

先帝御札者宸翰小璽皆人偽爲之時渡江未久也而贗本已出矣何耶淳祐癸卯二月幾望臣松以帖示臣龔攬再三筆勢似與祕府所藏稍異因憶蔡條史補政和初宰臣言近降御筆有不類

上書者

上曰比得一工製筆其管如玉而鋒長幾  
二寸是以用之作字軟美乃知崇觀政宣  
筆法固已不類此帖殆崇觀閒所作也帖  
中領悟倦三字咸從右軍之舊不復釐正  
蓋自來臨摹之本如此惟麗字特有所避  
故與諸本不同云前史官臣李心傳龔書

徽皇御書  
臨寫絹本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閒有松所藏本  
與他人所藏者合爲一卷後二卷皆  
松所藏嘗經

秀巖李先生品題命工鋟版以貽同  
志淳祐甲辰中秋日書於景歐堂

余先得蘭亭考十三卷錄之久矣今  
得續考二卷係宋刻大字本與前本  
不同今照前書式寫過合

不相失幸矣嘉靖庚寅安

正德閒吳人柳大中僉嘗藏書萬卷  
特以鈔本鬻於嗜古者此冊亦出諸  
柳氏云係宋刻大字本榻之又有桑  
澤卿蘭亭考十二卷藏於家今大中  
亾矣所藏皆散去余偶得之華少岳  
忽病疔不能執筆乃命病兒手榻以  
供老境清玩復綴數語末簡云  
嘉靖乙卯杪秋廿二日句吳茶夢散



人姚咨時年六十有一